

1888.4.6

1888.4.7

1888.4.8

水上

[法] 莫泊桑 著
许渊冲 译

1888.4.10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1888.4.11

1888.4.12

1888.4.13

1888.4.14

水上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许渊冲 译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Guy de Maupassant
SUR L'EAU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上/(法)莫泊桑著;许渊冲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ISBN 978-7-02-013410-6

I. ①水… II. ①莫… ②许… III. ①游记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6673 号

责任编辑 刘彦
装帧设计 崔欣晔
责任印制 徐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81 千字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875 插页 1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410-6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前 言

莫泊桑是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,但是这本水上日记却比他的小说更加真挚,更加亲切,更加深刻。日记中描写了海上的风光,记述了旅途的见闻,录下了他的随想杂感:大如治国平天下的妙语,小如风乍起时的海水微澜,其他如对庸人的讽刺,对穷人的同情,无论是大人物的小事,还是小人物的大事,他都谈得娓娓动听,令人读来津津有味。无怪乎列夫·托尔斯泰在《莫泊桑文集》的序言中说,《水上》是莫泊桑“最优秀的作品”。

译者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北京

这本日记里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奇闻。今年春天，我沿着地中海之滨做了一次短期航行，每天都把我的见闻和感想记了下来，自得其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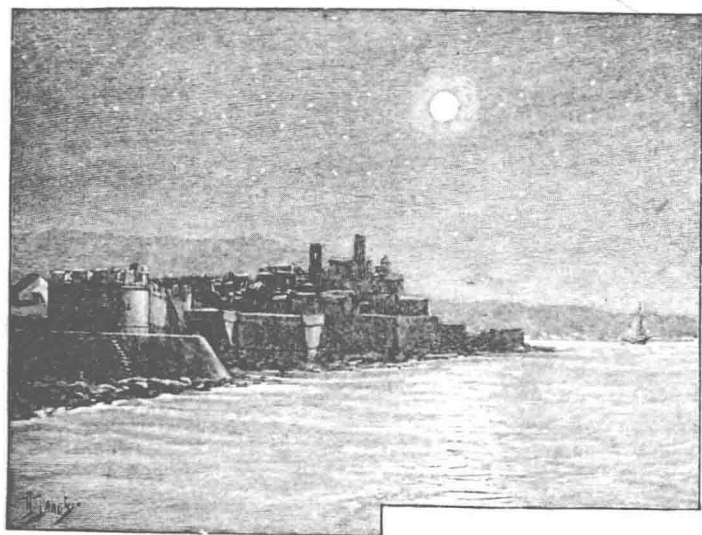
总而言之，我看到的是海水、阳光、云彩、岩礁，我并没有什么别的好讲；我的感想也很简单，当你随波漂泊、随浪起伏、如醉如痴的时候，也只会会有这种感想。

莫泊桑

一八八八年

目 录

四月六日	1
四月七日晚九时 于戛纳	22
四月八日 于阿盖	58
四月十日	78
四月十一日 于圣拉斐尔	103
四月十二日 于圣特罗佩	117
四月十三日 于圣特罗佩	149
四月十四日	164



四月六日

我正沉醉在睡梦中，伯纳船长拿了一把沙子，撒在我的窗子上。我把窗子打开，立刻在脸上、身上，甚至灵魂深处，都感到春夜沁人心脾的凉爽气息。天空清澈如洗，蓝里透白，星光的闪烁使天空变得生意盎然了。

船长站在墙脚下说：

“好天气啊，先生。”

“什么风呀？”

“从陆地吹向海上的风。”

“那好，我就来。”

半点钟之后，我大步走向海边。天际开始泛鱼肚色，我往远处一看，在安琪儿海湾后方，看得见尼斯城万家灯火，更远一点，维尔弗朗什^①的灯塔正在环扫四周。

在我面前，昂蒂布城^②像金字塔似的隐约出现在越来越淡的阴影中，城头高耸着两座塔楼，周围还是沃邦元帅^③修筑的古老城墙。

街上冷冷清清，只有几条狗和几个人，那是上早班的工人。港口静悄悄的，沿码头停泊的单桅船轻微地摇晃着，在那几乎是一动不动的海面上，还有难以察觉的微波荡漾。有时听得见缆索绷紧，或者是救生艇碰撞大船的咔嚓声。天空中撒满了金色的粉末，小灯塔屹立在防波堤的尽头，通宵达旦地看守着小海港。在星光和灯光照耀下，帆船、石堤，甚至连大海都安然睡稳了。

① 尼斯、维尔弗朗什，法国南部城市，滨地中海。

② 昂蒂布，法国南部城市，滨地中海。

③ 沃邦（1633—1707），法国元帅、军事工程师，写有建筑城市和围攻方面的著作。

那边，在阿杜万造船厂对面，我看见一线灯光，感到一点动静，听到一些声音。他们在等我呢。“良友号”准备起航了。

我走进了船舱，舱顶上悬挂着两支蜡烛，来回摆动，好像指南针一样，照亮了长沙发的一头，沙发夜里就当床用。我穿上海员的皮袄，戴上暖和的鸭舌帽，又再走上甲板。船已经解缆了，他们两人正在拉直铁链，使船头和船锚成一直线。然后他们又扯起大帆，帆篷慢慢上升，滑轮和桅杆发出了单调的嘎嘎声。在黑夜里，帆篷显得又大又白，遮蔽了天空和星斗，微风一吹，帆就扑扑动了。

风从山上吹来，又干燥又寒冷。山虽然还看不清楚，但是可以感到满山是雪。风很微弱，仿佛还没睡醒，忽左忽右，时断时续。

等到他们两个把锚拉上船来，就由我来掌舵；游艇好像展翅欲飞的幽灵，掠过风平浪静的水面。我们要出海港，不得不先在半睡半醒的单桅船和双桅船之间，迂回曲折地前进。我们缓慢地从一个码头行驶到另一个码头，后面拖着一条椭圆形的小划子，就像一只天鹅后面跟着一只刚出蛋壳的小天鹅一样。

一进入防波堤和方形堡之间的航道，我们的游艇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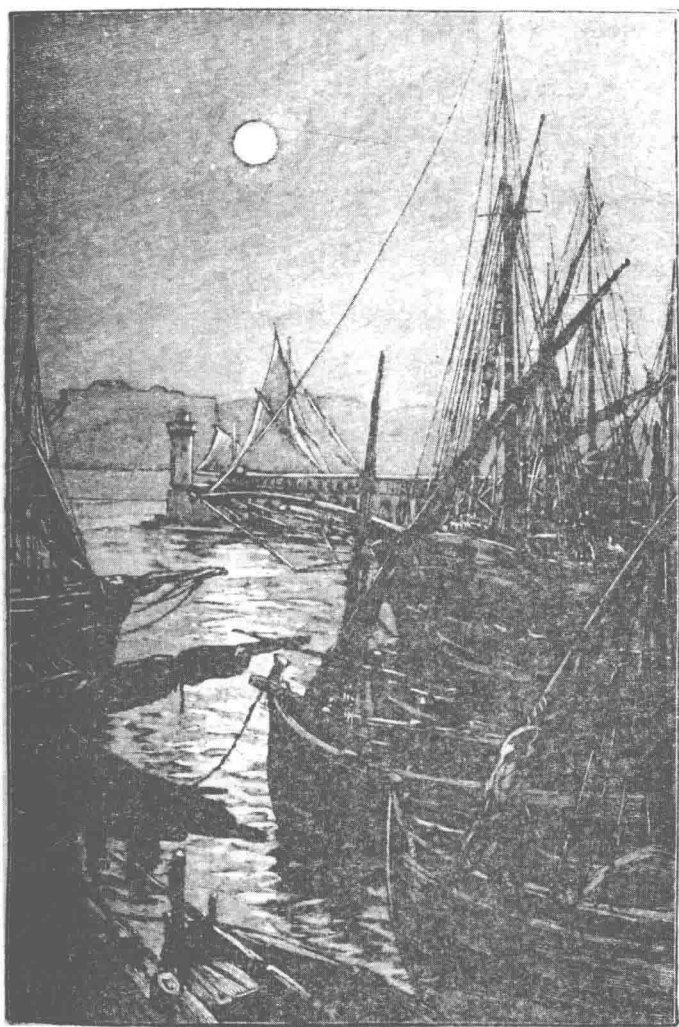
然来了劲，它加快速度，仿佛心里欢腾起来了。它随着无数激荡的波浪上下雀跃，就像在越过一望无际、高低起伏的犁沟似的。它一离开港口死气沉沉的水面，就感到了海上的蓬勃生气。

海上并没有汹涌的波涛，我走上了城墙和“五百方”浮标之间的航道，然后乘着顺风，好绕过海岬。

白日降临了，星光陨灭了，维尔夫朗什的灯塔到底闭上了环扫四方的窗眼。我看见在遥远的天边，在依然朦胧的尼斯城上空，有粉红色的奇光异彩，这是晨曦照亮了阿尔卑斯山峰顶的冰川。

我要伯纳来掌舵，好抽身来看日出。晨风大了，吹得发紫的波涛哆哆嗦嗦，吹得我们的游艇破浪飞奔。晨钟响了，随风飘来了三下急促的早祷钟声。为什么钟声在天亮时显得轻快，在天黑时却显得沉重呢？我爱早晨这个轻松凉爽的时刻，这时人还睡着，而大地却苏醒了。空气中荡漾着神秘的微波，这是起得晚的人享受不到的乐趣。我吸着生命的气息，喝着生命的液汁，看着生命复苏，这是世界上有形的生命，充斥星辰之间的生命，我们不断探索其奥秘的生命。

雷蒙说：



“马上要起东风。”

伯纳却说：

“我看恐怕会刮西风。”

伯纳船长是个瘦子，动作灵活，爱洁成癖，细致小心，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。他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，目光倒很温和，声音也很柔和。这个人老实可靠，坦率直爽。不过他对海上的现象都不放心：突然碰到了惊涛骇浪，那是海上要起大风；埃斯特勒山腰间出现了玉带云，那是西方要刮冷风；甚至气压表上升了，他也感到不安，因为那很可能表明东方要起暴风。除了这点以外，他倒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海员，事无巨细都不放过，哪怕厨房的铜器上沾了一点水也要马上擦干净。

雷蒙是他的表弟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一头棕色鬈发，两撇胡须，不怕劳累，非常大胆，和伯纳一样老实可靠，坦率直爽，但不像他那样闲不住，也不那么紧张，他更为安静，对海上的惊涛骇浪也不在乎。

伯纳、雷蒙和气压表有时互相矛盾，在我面前表演一出有趣的喜剧。这三个演员中有一个不会说话，但却最有先见之明。

“哎呀，先生，我们走得好快。”伯纳说。

的确，我们已经走过了莎利海湾，走过了加鲁普，快到格罗海岬了。格罗海岬是一片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的一字长蛇似的礁石浅滩。

这时，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它像一个连海洋看了也害怕的巨浪，一个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巨浪，浪头上戴了皑皑雪冠。它高耸入云的尖顶山峰像是些凝固不动的汹涌浪花。太阳在这些冰峰后面升起，喷射出万丈光芒，犹如融化了的银流。

我们一绕过昂蒂布海岬，就看见了勒兰斯群岛，远在群岛后方，是峰峦起伏的埃斯特勒山脉。这座山是戛纳城的天然布景，是山水画册中令人神往的珍品，它的颜色是蔚蓝的，线条清晰，剪裁奇特，娇媚多姿，却又富有艺术情趣，仿佛是顺从人意的造物主用水彩在舞台布景上画下的远山，供英国的风景画家临摹，供在海滨疗养，或是有闲情逸致的王孙公子赏玩的。

埃斯特勒山晨夕万变，景象万千，使那些高雅人士心醉神迷，目不暇接。

早晨，这条山脉的轮廓被蓝天清晰而正确地衬托出来，天蓝得柔和纯净，有点发紫，非常悦目，是南方海滨再好不过的蓝天。到了傍晚，山坡上的树林变得阴沉沉、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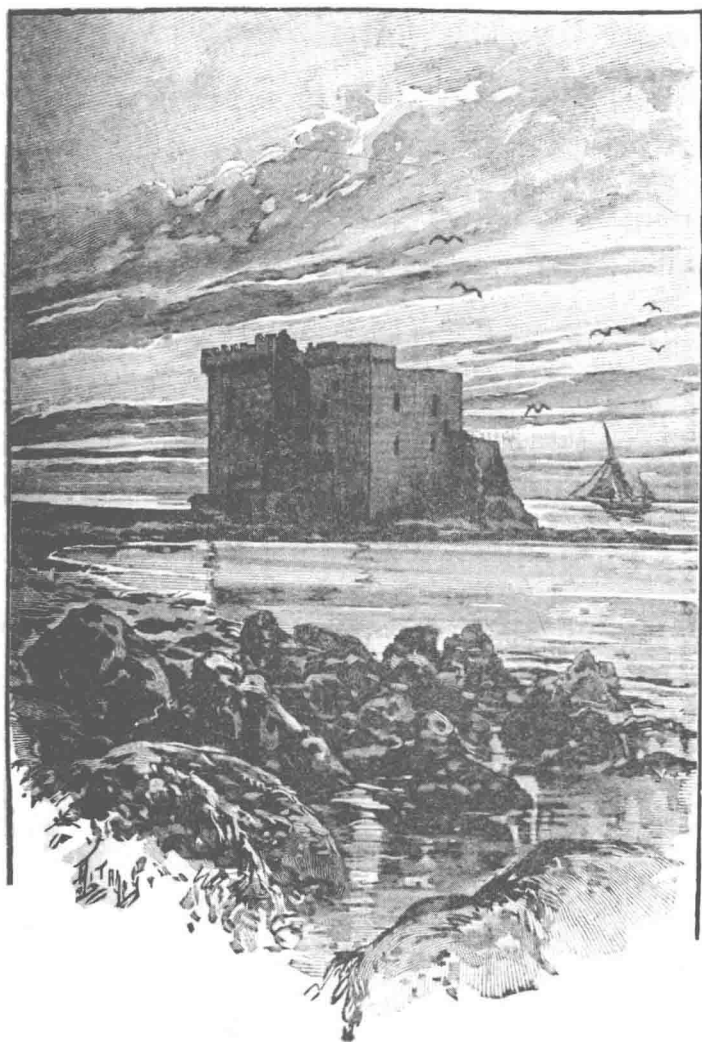
压压的，给如火如荼、红得惊心动魄的天空镶上了一条黑边。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日落的仙景，这种燃烧整个天边的烽火，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彩霞，这种宏伟无比、精妙绝伦的表演，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灿烂辉煌、奢侈富丽的景色，即使这是画家巧夺天工的妙笔，也会使人莞尔微笑、百看不厌的。

戛纳海湾的东边是勒兰斯群岛，再过去就是朱安海湾了。这两个小岛看起来好像是点缀海滨的小摆设，仿佛只是为了使消寒的旅客和疗养的病人能赏心悦目，才浮出海面来的。

我们这时已经到了海上，看见这两个小岛好像是两个暗绿色的水上花园。圣昂诺拉岛伸入大海，小岛尽头兀立着一个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历史遗迹，简直是瓦尔特·司各特^①小说中的古代城堡，墙基直插在海水中，脚下常有惊涛拍岸，浪花四溅。从前，岛上的修道士还抵抗过撒拉逊人^②，因为，除了在大革命时期以外，这个小岛一直是修道士的安身之所，后来却卖给一个法兰西剧院的女艺人了。

① 瓦尔特·司各特(1771—1832)，英国小说家。

② 撒拉逊人，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的称呼。



古老的碉堡；当年卫道的战士，今天沦为肥头大耳、满脸堆笑、乞求布施的云游僧；还有来这个松树成荫、礁岩环抱的小岛上和情郎幽会的女艺人；甚至“勒兰斯、圣昂诺拉、圣玛格莉”这些传奇式的名字都显得古香古色，引人入胜，富有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，但是与戛纳这个海滨胜地为邻，就不免相形失色了。

这个城垛林立的古堡，在圣昂诺拉岛伸向大海的尽头处遗世独立。和它遥遥相对的，是圣玛格莉岛靠近大陆那一头的碉堡。这座碉堡因为关过铁面人^①和巴赞元帅^②而闻名于世。在碉堡和小十字海岬之间，有一个大约一海里宽的海峡。碉堡看起来是一堆断壁残垣，没有一点庄严巍峨的神气。它仿佛蜷成一团，沉甸甸、阴森森的，简直是一个关囚犯的笼子。

我这时看得见三个海湾。在我面前，在小岛后方，是戛纳海湾；更近一点，是朱安海湾；在我背后，是安琪儿海

① 铁面人，一六六九年路易十四关押一个犯人，关押时这个犯人头戴铁面具，看不见他的脸。他先被关在圣玛格莉岛上的碉堡里，后转至巴士底狱监禁，一七〇三年在那里去世。关于铁面人法国民间有多种传说，但始终没有查清他是何人。

② 巴赞(1811—1888)，法国元帅。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他是洛林军团统帅，法军在梅斯被围，他率军投降，一八七三年被政府判处死刑，后改为终身监禁。越狱后他于一八八八年在马德里去世。

湾,后面高耸着阿尔卑斯山和它的皑皑雪峰。再远一点,海岸伸展到意大利境内,我用望远镜看得见海角上粉装玉琢的博迪盖拉市。

沿着这一望无际的海滩,到处是海滨城市、座落在半山腰的村庄、万绿丛中星罗棋布的别墅,看起来都像是深更半夜从遥遥在望的雪山上飞来的巨鸟在沙滩上、在岩石上、在松林中产下的白色鸟蛋。

昂蒂布海岬像是陆地上伸出的一条长尾巴,是突出在两个海湾之间的仙境,是欧洲的奇花异葩争艳的乐园,那里还有一些海滨别墅,尤其是海角尽头的爱兰岩石楼,真是别开生面,令人心醉神迷,连尼斯和戛纳的游客也要来游览一番。

风息了,我们的游艇几乎不能再乘风破浪了。

夜里的风从陆地吹向海上,这时,我们等待着、期望着海上起风。不管风从哪边吹来,船都吃得着。

伯纳总说会起西风,雷蒙却说会起东风,气压表不管他们怎么说,只管指着七十六度下边。

这时,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辉,好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整个大地,照得远处的房屋墙壁闪闪发亮,看起来像是纷纷飘落的雪片;在海面上,阳光铺下了一层淡蓝色